

#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C.G.荣格/著 申荷永/总策划 高 岚/主编



## 情结与阴影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荣格文集

The Selected Works of C.G.Jung

[瑞士] C.G.荣格 / 著

申荷永 / 总策划

高 岚 / 主 编



情结与阴影

长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情结与阴影

李北容 吴于群 杨丽筠/译

高 岚 张歙元 游 潇/审校

# 目 录



情结部分 .....	1
情结学说 .....	3
情结理论回顾 .....	9
情感基调性情结及其对心理的普遍影响 .....	19
情感基调性情结对联想效价的影响 .....	30
母亲情结 .....	46
母亲情结的积极面 .....	53
一个作为范例的妄想型痴呆案例分析 .....	61



阴影部分 .....	107
写给诺依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 的前言 .....	109
荣格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 .....	116
关于炼金术中宗教和心理学问题的介绍 .....	119
精神墨丘利 .....	139
致维克多·怀特教父的两封信 .....	152
分析心理学中的善美与邪恶 .....	167
阴 影 .....	181
良知的心理观 .....	185
与阴影的搏斗 .....	202
灾难之后 .....	209
答约伯 .....	232

## 情结部分

On the complex ///



## 情结学说<sup>①</sup>

我在《用于诊断的词语联想的研究》和《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两本书里阐释的学说，很难在一篇简短的概要里清楚表达，因此，我在此所陈述的必然会不完整且肤浅。

我提出的关于神经症和某些精神病——特别是早发性痴呆——的理论，建立在词语联想实验（association experiment）的心理学成果之上。这些实验本用于探讨某些智力类型，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提及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过去被忽略了，亦即实验对被试的干扰性影响。在实践中，我采用一系列刺激词，让被试对其做出反应，也就是对每个词做出联想回答，结果是并非所有的词都有顺畅的反应；相反，非常不规则：或者间隔时间延长，或者出现其他干扰，如重复刺激词、发生口误、说出几个反应词而不是一个，等等。这些不规则在过去仅被视为实验瑕疵，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考量。然而，现在和里克林（Riklin）合作，我对这些干扰给予了特别关注。留意这些产生干扰的特殊刺激词，我们发现它们几乎都涉及私人问题，而且是具有痛苦特性的私人问题。乍看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不清晰，但更具有“象征”特性，事实上是一种“暗示”。实验的干扰通常只涉及少量的私人问题。我和里克林引进“情结”（complex）这一术语来指代“私人问题”，因为如此“私人问题”通常是由人人皆有的某种情感基调（emotional tone）聚拢在一起的各种思想的集合（collection）。随着实践和经验的增加，我们很容易掌握一种实验方法，亦即收集那些很可能伴随干扰的刺激词，然后结合它们的意思，由此

---

<sup>①</sup> 1911年3月，澳大利亚医学大会精神医学和神经病学部秘书安德鲁·戴维森博士（Dr. Andrew Davidson）邀请荣格、弗洛伊德和霭理士（Havelock Ellis）参加9月在悉尼举行的医学大会，并宣读论文，三位大师欣然响应。之后，三篇文章于1913年发表在《澳大利亚医学大会会刊》第9期，本篇即为荣格的论文。



推断出与被试密切相关的事件。很明显，这个程序对病人的心理检查特别重要。（留意这个程序在犯罪学上的使用也特别重要，我本人就用这个方法侦破了两例盗窃案。）在此，我必须提到，几乎所有的德国权威部门都声明反对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它在瑞士和美国得到普遍认可。法国和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到目前为止还不熟悉这种方法。

我通常用 100 个特别选择和配置的刺激词来进行实验，暗示病人的心理内容和反应模式。这对神经症特别重要，其心理根源，今天的观察者无人怀疑。神经症易于患病的根源是真实的，但病人的身体症状不是身体真实的表达。神经症本身源于心理，产生于我们称作“情结”的“特殊心理内容”。我们已发现词语联想实验揭示的情结是或几乎是引起疾病的冲突，因此，借由词语联想实验，致病的情结很容易被找到。如果一个人希望进一步了解神经症的心理联结，就必须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但是如果只想粗略了解神经症的心理内容，联想实验已足够。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实验揭露了思想情结，这在神经症的研究历史上从未被提及。产生思想情结的显著缘由是情结的痛苦特性。起初，病人不会对医生坦率谈论更私隐的问题，而恰好是这些问题对神经症的产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不愉快的隐秘问题大部分明显具有性心理特征，而试图以涉性问题来对人性进行一个毫无偏差的评判，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时，性心理冲突隐藏极深，唯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被发现。许多案例中，病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被唤醒的情结，甚至千方百计地予以否认，至少会淡化其存在。引导病人自我认知在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换言之，治疗过程必须引导病人认识到他“被压抑”的情结。所以，必须真正面对这个事实，由此谨慎而巧妙地将治疗继续下去。

词语联想实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情结行为发生的实验方法，并揭示了情结与神经症之间的密切关系。情结会产生致病影响，我们必须假设它是一种处于特殊心理条件下的思想材料。在实验中，我们首先观察到被试的意图是快速而正确地做出反应。但是，这个意图因情结的介入而受到干扰。因此，出乎意料，尽管被试可能意识不到情结独立于自己的意图，但他一旦感觉到情结，联想就开始转向，或被支离破碎的暗示替代，或被干扰太严重以致完全无法做出反应。在采用所谓的“再现法”（reproduction method）后，这个观察结果得到相同的证实。前面的实验完成后，再让被试重复对不同刺激词的所有反应，我们就会发现，回忆的不确定（所谓的错误再现）通常发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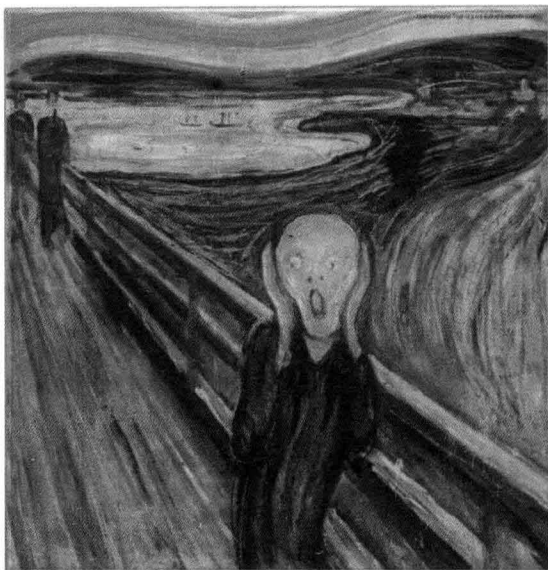
情结介入的位置（尽管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情结会反复呈现的因素）。因此，“错误再现”（faulty reproduction）将同样被当作情结发生的迹象。从理论上而言，这挺有趣，因为“错误再现”显示了甚至与情结有关的情绪都得为特定的例外情况让路，亦即它们易于被迅速忘记或被替代。被试对情结—联想的迟疑是独特的。对个体来说，情结或痴迷般牢固，或完全从记忆中消失，甚至可能引起错误记忆——在实验中，这些特质都可以被简单而清晰地观察到。这也表明，情结及其联想材料在心灵的层次体系中明显独立，它们仿佛是一个在帝国里造反的奴隶。研究显示，这种独立基于一种强烈的情感基调，基于情结中情感元素的价值。因为“情感”在心灵构成之诸要素中占有独立位置，并可以轻易突破个体的自我控制和自我企图。运用心理学方法，很容易证实这种“情感强度”的存在，我引进术语“自主性”来代表情结的此种属性。我认为，情结是想象的群集（constellated），是自主性的结果，相对独立于意识的中心控制，任何时候都可能击败或穿越个人意图。就某种范畴而言，自我在心理学上的意义只不过是一种由身体感知聚集并固定的一堆想象的情结。同样，由于自我的意图和神经支配事实上比继发性情结的意图强烈（自我意图常受继发性情结的意图的干扰），故情结自我可以相当于或类比为继发的自主情结。这种对比显示了某些心理相似的存在，因为继发性情结的情感基调同样基于对身体的知觉印象。再者，自我和继发性情结可能被暂时分裂或被压抑，这种现象在癔症性（hysterical）谵妄或其他人格“裂缝”中可以被特别清楚地观察到。<sup>①</sup> 特别是在情结暂时代替自我的状态下，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的情结具备一个独立人格的所有特征。由此，我们有足够理由把情结类比为—一个较小的二级头脑，尽管不为意识所知，但其运作的企图故意与个体的意识企图相反。癔症症状就是那些相反企图的产物。症状源于情结，而且情结自主性越大，症状就越强烈、越顽固。在此，我可以这样说，所有种族关于癔症及精神病患者皆被“鬼魂附身”的迷信，在构想上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些病人有自主的情结，有时会完全毁掉自我控制。因为情结控制的行为相当独立于自我并强加给自我的一个几乎外来的意志，因此当迷信被指之

---

<sup>①</sup> “hysterical（癔症的）”和后面的“hysteria（癔症）”也可译为“歇斯底里的”和“歇斯底里”，因为第二种译法有贬损的内涵，故选用第一种译法。另外，术语“hysteria（癔症）”现在已被弃用，并代之以“解离性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s）”和“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s）”两种类型。——中译者

为“鬼魂附身”时，这个迷信是有道理的。

借由联想实验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我成功地证明了所有的神经症都包含自主的情结，其干扰性影响有致病作用。在精神病中，克雷丕林（Kraepelin）的早发性痴呆理论毫无疑问证明了神经症本身至少在早期是“情结病”。（我认为，已提出但还没有得到证实的解剖学上的变化，应是神经症发生的第二因素。）有时，可以令人震惊地在早发性痴呆中清楚观察到情结的自主性，例如，具有令人不可抗拒力量的“声音”、来自强直性昏厥冲动的强迫观念，等等。



呐喊，爱德华·蒙克画

反对的人认为，神经症和早发性痴呆是完全不同的感情，不可能建立在相同的干扰上。在此我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自主情结或多或少会在任何人身上发生，甚至所谓的正常人身上。问题是：情结在何种程度是真正自主的以及其反应是以何种形式发生？弗洛伊德及其学派的研究证明了癔症如何反应性地对待情结，与此同时，苏黎世学派的研究证明了早发性痴呆与众不同的典型行为。关于这些研究，我无法在此详尽讨论。我只能说，正如弗洛伊德学派的详细描述那样，神经症和早发性痴呆的症状——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特征——都确凿无疑地源自情结。在癔症患者身上通常存在对环境的持续适应，所以他们的情结经受不断地变化；与此相反，早发性痴呆的情结则是固定的，因此它们通常中止整体人格的发展进程，我们称其为痴呆。在估计这种痴呆的程度方面，一些研究者走得很远，他们假定病人排斥的、退化的状态是相当巨大的内部衰退的结果。这很不正确，因为病人仍旧拥有非常生动的幻想生活，只不过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表达出来。一些个案的病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幻想，在幻想中，他们以一种引起观察者强烈兴趣的方式处理他们的固定情结。事实上，这是由非常合理的联结制造出妄想、幻觉等

症状的一个车间。然而，思想的方向已完全偏离现实，经常以现代人不感兴趣的思维形式和素材呈现出来。因此，许多此类幻想都披上了神话的外衣。由于丢失了曾接受过的如何进行合理思维的生物学训练，患者显然也丢弃了既往的思维模式，而换用了类似前述的新模式。[这里我可能参考由克拉帕雷德 (Claparède) 和让内 (Janet) 提出的癔症症状的一个相似概念。]

在这个简短的文摘中，我被迫只谈论一些迹象和观点。没有提供证据，是因为这个主题已达到一门特殊学科的程度，这门学科被我称为“分析心理学”，<sup>①</sup> 或者仿效布洛伊勒，称之为“深的心理学 (deep psychology)” [Tiefenpsychologie (深度心理学)]。

最后，我敬请大家关注以下出版物，关于词语联想方法的所有著作的记录可以在其中找到：

荣格：《用于诊断的词语联想的研究》 (*Diagnostische Assoziationsstudien*) 第一版、第二版，J. A. 巴斯，莱比锡<sup>②</sup>。

《在心理和教育系的讲座和演讲》 (*Lectures and Addresses delivered before the Departments of Psychology and Pedagogy*)，分别是 1909 年 9 月庆祝克拉克大学成立 20 周年的演讲和 1910 年在伍斯特大学、马萨诸塞大学的演讲，其中有用英语阐述的词语联想方法的摘要。<sup>③</sup>

这些演讲包含了联想实验在一个盗窃案例中实际应用的记录。

更多的细节可以在以下出版物中找到<sup>④</sup>：

荣格：《心理诊断的证据》 (*Die psychologische Diagnose des Tatbestandes*)，马霍尔德，哈勒。

彼得森，荣格：《用电流计和呼吸描记器对普通人和精神病患者进行的身心调查》 (*Psych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with the Galvanometer and Pneumograph in*

① 这可能是荣格首次使用术语“分析心理学”。参见《精神分析的通性》，这是 1913 年 8 月 5 日，荣格在伦敦宣读的论文。在该文中他引进术语“分析心理学”。术语“深的心理学” (deep psychology) 没有获得接受，通常的用法是“深度心理学” (depth psychology)。

② 荣格的论文已在当前的论文集里；在 M. D. 爱德的译文《词语联想研究》中，可以找到荣格的合作者的论文。

③ “联想方法”包含三篇演讲。同上，第 929 段，注释 1。

④ 这些论文收录在当前的论文集里，第一篇被译为《心理诊断的证据》。

*Normal and Insane Individuals*), 布莱恩, 第30卷, 1907。

荣格:《联想实验的心身关系》(*On Psychophysical Rel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experiment*), 《变态心理学》第1卷。

我的关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概念的详述, 散见于下列文章中:《用于诊断的词语联想的研究》(*Diagnostische Assocationsstudien*), 卷1;《早发性痴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神经和精神疾病》(纽约, 1909);《关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Ueber die Psychologie der Dementia Praecox*); 马霍尔德, 哈勒; 荣格:《精神病的内容》(*Der Inhalt der Psychose*), 迪伍帝克出版社, 维也纳。<sup>①</sup>

对被弃用的思维形式的恢复的论证只有部分被出版, 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一书中(《精神分析学和病理心理学研究年鉴》, 迪伍帝克出版社, 维也纳, 第三版, 1911)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介绍。<sup>②</sup>

---

① 这两篇著作收录在《荣格全集》第3卷, 后者被译为《精神病的内容》。

② 1916年被译为《无意识心理学》; 修改后的版本被译为《转化的象征》, 收录在《荣格全集》第5卷。

## 情结理论回顾<sup>①</sup>

现代心理学与现代物理学有一个共同点：相比于它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受到更多的理性认可。现代心理学的对象——心理，其表现形式如此丰富多样、如此不明确、如此无限制，以至于对它的定义，即使能够被阐释，也会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如果基于观察模式及其派生方法来下定义，则会有很多定义——至少应该有很多。从这些经验性或武断性的因素出发，进行心理研究，并基于这些因素的变化来观察心理。因此，心理就貌似“这些方法所假定存在”的一个可能行为模式的所受扰乱。甚至可以说，这个步骤就是一般意义中的自然科学步骤。

不言而喻，在这些情形下，几乎一切都依赖于研究方法及其假定，而这些方法和假定将很大程度地决定结果。当然，实际的研究对象会产生影响，然而它如果是处于不受扰乱的自然状况，就不会表现得如同一个自主存在物。实验心理学，尤其是心理病理学，长久以来有一个共识：一个特定的实验步骤并不能直接认识心理过程，但是一个特定的心理状况，会插入心理过程与试验之间，这被称为“试验情境”。通过同化实验步骤和步骤的内在目的，这个心理“情境”有时会危害整个实验。提到“同化”，我们指的是：受试者一方的态度，受试者会曲解实验。我们可以说，实验一开始，受试者就无法克制地倾向于假设这是一个智力测试，或者无法克制地企图知道幕后的情况。

---

① 本文是荣格于1934年5月5日在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说。[以《情结理论回顾》(*Allgemeines zur Komplextheorie*)为题，首次发表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文化和政治学文集》(*Kultur-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Schriften der Eidgenössischen Technischen Hochschule*)，12, Aarau, 1934)。稍作修改后再版为《论心理能量和梦的本质》(*Über Psychische Energetik und das Wesen der Träume*) [《心理学文集》(*Psychologische Abhandlungen*)，第2卷，苏黎世，1948。——英文版编者]

如此态度，会掩饰主试者正在努力观察的那个过程。

在联想实验中，这类遭遇是很普遍的，在这些场合中发现：相比于该方法如何受到那心理自主活动（即同化）的扰乱，该方法的目的所在，即确认反应的平均快慢及其品质是个次要结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情感基调性情结（feeling-toned complex），而这种现象在以前被称作“反应缺失”。

对情结和情结引起的同化现象的发现，清楚表明了孔狄亚克（Condillac）的一个老观点多么站不住脚，这个老观点认为可以研究孤立的心理过程。不会有孤立的心理过程，就像不会有孤立的生命过程一样。无论如何，目前还没有发现把心理过程孤立出来的实验方法。<sup>①</sup> 只有进行过特别的注意力和专注力训练的受试者，才能够分离出来一个过程，使其看起来满足实验的需要。但这仍旧是另一种“实验情境”，它和前述情境不同，仅仅因为这一次是意识心理接管了引起同化的情结的角色，而以前这或多或少是由无意识的劣势情结承担。

这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质疑实验的价值，而只是表明实验价值相当有限。例如，在心理生理学过程之领域，对感官感知和运动反应进行实验时，实验目的显然是无害的——纯粹的本能反应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同化，实验没有受到太大干扰。但在复杂的心理过程之领域，情况大相径庭，这里实验步骤不能被限定在特定的可能性中。没有了特定目的的保护，各种可能性就会出现。有时在刚开始，这些即导致一个实验情境，我们称之为“群集”。这个术语简单表述了一个事实：外部情境释放了一个心理过程，在此过程中，特定内容聚集起来，准备进行反应。当我们说一个人被“群集”了，意思是此人已采取了一个立场，我们可以预料他会从这个立场出发，按照很确定的方式进行反应。但群集是本能发生的自动过程，没有人能按自己的意愿停止它。被群集的内容是拥有自身特定能量的明确的情结。如果这个实验是联想实验，通过激起受干扰的反应，或——这种情况较少——躲在特定的反应模式后面，情结会高度影响实验进程。而这种反应，会因其与刺激词的意思不对应，而被识别出来。意志坚定并受过教育的受试者们，可以通过言语—运动能力，在短短的反应时段里屏蔽掉刺激词的意思，使意思不能

---

① 在营养培养基中存活的组织的生长过程是这个规则的例外。

影响到他们自身。但这只能在必须保护真正重要的个人秘密时，才会起作用。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掌握塔列朗（Talleyrand）的用言辞掩饰意念的技巧。缺乏才智的人，特别是女人，会借助价值表述来保护自己。这经常构成一幅非常滑稽的画面。价值表述是感受特性，如美丽的、好的、可爱的、甜美的、友好的等。我们常发现，对话中，有些人是如何把每件事都说成有趣的（interesting）、有魅力的（charming）、好的（good）、可爱的（lovely），或者，如果他们是英国人，他们会用好的（fine）、精彩的（marvellous）、极好的（grand）、好极了的（splendid）和迷人的（fascinating，一个最受欢迎的词）。所有这些词或帮助掩饰他们的完全没有兴趣，或帮助他们与谈话对象保持距离。但大多数受试者无法阻止情结去选择特定的刺激词，也无法阻止情结赋予这些刺激词各种干扰症状，其中最主要的症状是反应时间拖延。这些实验可以与电阻测量实验结合起来，韦拉居特（Veraguth）最早使用了这种方法，<sup>①</sup> 所谓的心理肤电反射现象进一步表明：情结会干扰反应。

词语联想实验引起广泛的兴趣是因为，不像其他相对简单的心理实验，词语联想实验再现了“对话”的心理情境，同时把相对精确的定量和定性评价变为可能。实验不提供以明确语句形式表达的问题，相反，受试者面对的是模糊、造成歧义的进而令人惶惑的刺激词。另外，受试者不是针对刺激词作出回答，而只能用“单个”词作出反应。通过对反应干扰的精确观察，在普通对话中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显现出来并被记录。由此，我们能发现一些东西，它们指向没有提及过的背景、准备就绪的某些心理状态或前面提到的群集。词语联想实验中发生的一切也会出现在两人之间的每一次对话中。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实验情境的存在，这个情境群集了情结，这些情结同化了所讨论的主题，或者同化了包括参与各方的整个情境。由于被群集的情结会阻挠说话者的意图，甚至让说话者说出了答案，事后却记不起来，因此讨论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意图。这一事实已被实际应用在对目击证人的交叉盘问中。这相当于心理学中的“重复实验”，用此方法发现和定位了记忆中的空白。例如，在100个反应后，被试被问及他对各个刺激词的反应是什么，在被情结干扰的所有联想范围中，记忆空白和虚假记忆出现的规律大致一样。

到目前为止，基于心照不宣的假定——大家都知道情结的本质——我有

① 《心理电流反射现象》（*Das Psycho-galvanische Reflexphäno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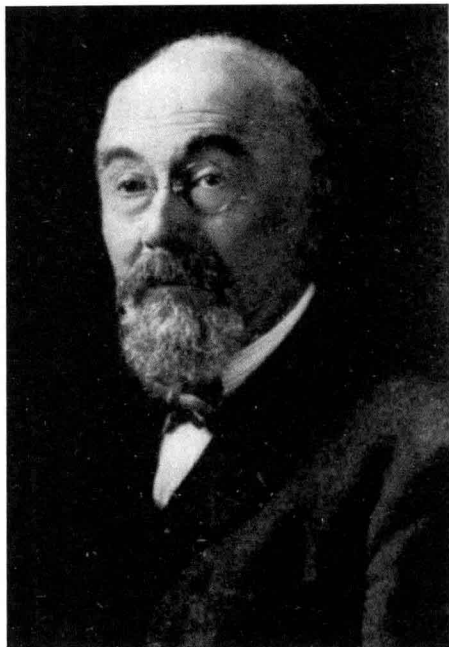


意避免讨论情结的本质。具有心理学意义的单词“情结”已进入德语和英语的日常谈话中。今天，众所周知，人们“拥有情结”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更具有理论重要性的是：情结也会“拥有我们”。情结的存在使“意识是统一的——意识等同于‘心理’，并高于意志”这一天真假设遭到严重质疑，并严重质疑意志的至高地位。每个情结的群集，都有先决条件：一种受干扰的意识状态。意识的统一性遭到破坏，意志的意图受阻或变得不可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甚至记忆也常常受到相当影响。因此情结必须是一种心理因素，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情结拥有的能量价值有时会超过意识意图的能量值，否则对意识秩序的如此破坏，就根本不可能。实际上，一个活跃的情结会暂时把我们置于强迫性的思考和行动的强迫状态，在特定条件下，唯一恰当表达这一状态的术语将是“责任减轻”这一司法概念。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讲，什么是“情感基调性情结”？它是一个特定心理情境的表象，在情绪上被着重强调，并且，不相容于惯常的意识态度。这种表象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和自身的整体性，另外，还有相对的高度自主性，以致它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受制于意识心理，因此在意识范围内表现得像一个有生命的异己分子。情结常常能被意志努力所抑制，但不会消失，而且一旦第一时间逮住适当的机会，就会携带所有的原初力量出现。一些实验研究似乎表明：它的强度和活动曲线具有波状特征：其“波长”为小时、天和周。这个复杂的问题还有待澄清。

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意识会极度分裂，得感谢法国的精神病病理学家们，特别是让内（Pierre Janet）。他和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两人都成功地产生出人格的四至五个碎片，结果证明每个人格碎片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专属自己的记忆。这些碎片相对独立地维持存在，并能在任何时候取代其他碎片，这意味着每个碎片具有高度自主性。我的关于情结的发现，证实了心理可能会分裂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因为根本上讲，一个人格碎片和一个情结没有原则区别。它们共有全部的基本特征，只是在意识被分裂这个细微的问题上才有所不同。毋庸置疑，人格碎片有自己的意识，但是像情结这样的小小心理碎片是否有自己的意识，仍旧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经常盘踞于我的意念中，情结就像笛卡尔的魔鬼一样，似乎以玩一些顽皮的伎俩为乐。它们使人产生口误，使人忘记他要介绍的人的姓名，使人在音乐会上钢琴在演奏最轻柔乐章时想发笑，使蹑手蹑脚进来的迟到者

绊倒椅子，发出响亮的摔倒声。它们让我们在葬礼上向哀悼者表达慰问时说出祝贺的话，它们是所有这些疯狂事件的教唆者，费舍尔（F. T. Vischer）把这归因为“客体的恶作剧”。<sup>①</sup>它们是我们梦里的演员，我们无力面对它们；它们是丹麦民间故事里被恰如其分描述的小精灵。故事里，牧师试图教两个小精灵念祷告词。精灵很费力地跟随牧师正确重复祷词，但是在开头句子处，它们无法避免说出的是“我们的天父，他不在天堂”。从理论上，让内预计这些调皮的情结是不可教的。



皮埃尔·让内

尽管觉得希望不大，我还是希望没人介意对这个科学问题的隐喻解释。

但是甚至连对情结现象学的最稳重陈述，也无法避开该事实：情结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自主性，而且越深入其本质——我几乎可以说，越深入它们的活动规律，它们就更清晰地揭示它们的心理碎片（splinter psyches）特征。梦心理学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起抑制作用意识不压制情结时，情结是如何以人格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们就像民间故事里的妖怪一样，在夜晚民宅周围横冲直撞。在某些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同的现象，情结变得“喧闹”，显得像是“话音”，具有完全人格化的特点。

今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信，情结事实上是“心理碎片”。它们的起因通常是所谓创伤、情感打击或类似事件，这样的事件会把一小部分心理分裂出来。不可否认，最常见的一个起因是道德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是显然不可能维护自身本性的完整。这种不可能性的前提，是有一个直接的分裂，而不论意识心理是否意识到它。一般说来，任何情结都是显著无意识的，而这

<sup>①</sup> 参见《第二个体》（*Auch Einer*）。另见《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1923，第369页及以下）。——英文版编者